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書解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棊鎮

謄錄監生臣何熙隣

皇極經世書解卷六

邳州知州王植撰

觀物内篇之五　七節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

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伯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邵氏伯溫曰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因而

成也

黄氏畿曰止者止於至善之謂

愚按此篇言觀古今也承前篇皇帝王伯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歸到聖人之經聖經之埀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故與天地始終天地始終即下文古今之謂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

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邵氏伯温曰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

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黄氏畿曰以運經世自堯甲辰迄宋英宗月仍在午
辰方過巳旦暮何其速哉以此為今安知其不為後
日之古以彼為古安知其不為前日之今若今若古
皆自我而觀之則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道一而已
矣
愚按此以古今一道起下文古今聖人天時聖經消
長因革之義於文祇作中間一過然古今猶旦暮一

語已包括元會運世三篇而所謂觀古觀今自我而觀之者實此篇之正旨蓋於因革損益之中合古今而觀焉者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以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邵氏伯溫曰天時聖經不異惟聖人為能知時作經

以為民極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蓋體用心迹之間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黄氏畿曰若然謂觀之以道也聖人之事業備謂備於體用心迹之間

愚按此條明首節之意以聖人之時聖人之經並言然惟時有消長是以經有因革否泰猶治亂之謂損益即損益可知之義不必因偶合卦名遂牽入卦體如黄氏之說反失正意否泰盡數句一氣而下蓋時有消長陽長隂消則泰隂長陽消則否聖人有所以處否泰者焉經有因革因中有因則益因中有革則損聖人有所以為損益者焉體用心迹亦遥承前篇之意就否泰損益言之否泰體也所以轉否為泰者

用也損益迹也所以因時損益者心也體即迹用即心合體用心迹而聖人之事業於是備焉然有消長否泰乃有因革損益故下文以因革損益言之而意

重在孔子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

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世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邵氏伯溫曰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也改命者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為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秋消而消為冬時

之消長其變如此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於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於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於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於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不得位而在下

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也

愚按此言因革之事而歸之孔子君天下者受命不同故消長因革因時而變已包括六篇以下各史事在內有因革則有事業事業不必皆出之聖人皇帝王伯各有之而久近不同惟仲尼可以萬世命世猶孟子名世之意不世者不可以世計也邵伯子以得位不得位言未是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邵氏伯溫曰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惟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於百世可

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以理故也

黄氏畿曰仲尼道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伯者故引其言邵子一元吟有曰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興衰著見於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所以貫者吾心之知也又詩曰皇帝王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至秦而三代之禮不得行矣然所因者人之大倫損益不過制度文為而已伯一變至於王王一變至於帝其道可知固非秦所能

限也

愚按此言損益之道亦以孔子之言為斷以因革損益包消長否泰而以百世可知包一世十世千世萬世曰億千萬世可知人歸重仲尼之不世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而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

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

邵氏伯溫曰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黄氏畿曰自皇帝王伯而歸於仲尼皇極之統也亦

猶自八卦四象而歸於太極爾然必自天地動靜言
者天地即太極之全體動靜即太極之妙用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
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
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朱子曰康節言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
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也蓋天衹是動地衹是靜到

得人便兼動静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

論人之形雖衹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

邵氏伯温曰一動一静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静

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隂闔而為静

所謂一動一静者也不役乎動不滞乎静非動非静

而主乎動静者一動一静之間者也自静而觀動自

動而觀静則有所謂動静方静而動方動而静不拘

於動静則非動非静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

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

黄氏畿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妙於動靜者也而其一者常存豈非至妙之謂歟圖左為陽天辰不見於

震故去一用三自復一動而陽生至於乾圖右為陰
地火常潛於巽故存一用四自姤一靜而陰生至於
坤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靜極幾發而人心與
天地之幾相應邵子詩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
得意難言正在於此上言至妙者一以言天地而未
言人心也下言至妙者二則人之至妙有得於天地
者也然惟仲尼盡之其曰行無轍迹非動而無動之
謂乎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靜而無靜

之謂乎曰予欲無言則心為太極又兼乎動靜之間矣妙之又妙非仲尼何足以及此

愚按此明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謂孔子與天地同此所以曠觀古今未有如孔子也一動一靜之間即坤復之間外篇之二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與周子所言太極不必盡同然外篇之一云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與周子亦不必盡異朱子以天地分動靜以人兼動靜為妙於天地處似

與邵子徵別末以孔子行無轍迹擬天之時行而物生黄氏以行無轍迹時行物生分屬動靜亦通

觀物内篇之六　十一節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删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祖三皇尚賢也尚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

三王尚親以功五伯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堯舜至禹則曰吾無間然矣

邵氏伯温曰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伯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聖人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名言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

有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矣

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

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三皇

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

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道德

則無親疏之間功力則有從違之異然以力率天下

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時之既往

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為古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雜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黄氏畿曰賢賢之道行則必尊所尊是故祖三皇以尊其道宗五帝以尊其德親親之道行亦必賢其賢是故子三王以賢其功孫五伯以賢其力嗚呼發嘆其感古慨今者深矣故以運經世堯舜當乾之大有夏禹八年則入姤之乾仲尼贊堯既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而又述其咨舜允執其中贊舜既曰君哉舜

也而又美其繼堯無為而治豈非聖人在天子之位而逢時運之隆乎至禹則但曰吾無間然三王可稱者莫若禹且不得與於重贊之數他可知矣蓋運至於姤一陰生而世道降文王雖有至德猶服事殷仲尼亦不有天下此固自然之數也

愚按此亦歷觀古今論各代興亡之由而先言孔子贊脩删定之事明已脩經世書之所自來也但前篇於歷代運言之此則歷舉春秋時王侯及戰國秦漢

以後之君敘述間以議論蓋聖經之後繼以諸史為下三篇張本外篇之九云易始於三皇書始於五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伯即首四句之意尚賢謂賢之也尚親謂親之也舊說未是祖宗子孫之云由中庸祖述字生出蓋論道統非論宗系也黄氏謂孔子既從周自不敢子厥先王亦過為曲說矣曰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明其為觀古今之意時有古今皇帝不再出而賢君亦間作故曰

祖宗寡而子孫多下重贊堯舜而於禹不無軒輕正

應上意邵伯子之解未允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

黄氏上贊堯舜下無禹字

邵氏伯溫曰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异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愚按仲尼贊堯舜禹今亦願學孔子正見經世之作所以法春秋之經也經世書上自堯舜下及五代則孔子所贊當兼堯舜禹言之雖皆贊詞而不必無所軒輊矣古本為是自禹以後至邵子時三千餘年即元會運世三篇所敘之年也黄氏每以運世言之是已　無土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己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己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

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灾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邵氏伯温曰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

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懟茍能知已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耶此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

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然必自積功累行以得之不積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黄氏𨦳曰富貴彖上有土而言功德彖上五帝三王而言先概言求富貴而不脩功德者後乃明言富有天下貴為天子由於積功累行以立命此下乃以經世三千餘年事言之

愚按先言富貴在天天下至富以下言至富至貴由積功累行尤非可妄求反覆警醒至因有所求而積功累行一層更極深切此節總領下數節意直貫至篇末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

仰存於五伯而已比又奚足道哉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邵氏伯温曰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人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型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此之謂也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

黄氏畿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蓋君徳以陽剛為主臣道以陰柔為輔有天命以得天下雖時不同皆由陽剛中正仁而積功人作谷而天降災以失天下雖時不同皆由陽剛過亢不仁而肆虐成敗之形則一而已此總言三代得天下與失天下之由東遷而後運入姤中巽以消之變其陽剛化為陰柔既不能明作以有功亦不能披猖而為虐反賴五伯以推亡固存君不逮臣陰道盛長可謂

驗矣王降而伯此春秋所以作也

愚按外篇之九云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此意同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為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

郤氏伯温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王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

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於時故聖人取之始於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絶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於國風也春秋始於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於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於未

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黄氏畿曰書終文侯之命功由臣建詩列為王國風勸與臣同春秋始魯隱公政以臣紀王者之迹其熄至此聖人於是寓其意於易之未濟卦夫六十四卦至未濟而盡固也文王後天離易乾坎易坤以為天地之用使有聖人者出焉開天闢地為人立極則羲軒造化廓然一新乾坤交泰於坎離自有天人相與為無窮者固貞下起元之理也聖人四府先春秋而

後易其即昊天四府之冬而後春者歟故仲尼脩經為經世之所取法也

愚按魯隱公元年即平王四十九年言仲尼脩春秋仍兼易書詩言之與首節起句相應曰學為仲尼者也明謂經世之作志在春秋以申明次節之意非但論列歷代自作史斷已也故以下接言春秋之事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

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
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
其能免乎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
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不有復行禮者矣
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
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楚由是敢滅周斯
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郤氏伯温曰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葢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思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於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見其徒有虚名故欲去之聖人用心深遠謂禮雖廢而羊猶存後

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

黄氏畿曰此下言春秋始終五伯功罪以見為國以力不若以禮之愈也禮樂征伐皆天子之權而禮為大道德功力皆天時之變而力為下大權出於諸侯功德息於幽厲獨晉捍王於艱為五伯倡中國猶有禮義之師焉告朔事之實也餼羊名之虛也尊王名

之虛也息兵事之實也文侯之後文公繼伯雖曰尚力然天下諸侯尚知有君臣之禮及晉分為韓魏趙而後秦敢滅周是晉之名足以制夫秦之實也葢周衰五伯實有功於天下晉為之始晉衰五伯已削迹於天下周為之終

愚按以下論春秋時之王侯此與上節皆言平王然上節言周而此節則言晉也前言晉文侯後言晉文公文侯在平王時文公在襄王時相距一百二十餘

年以文侯為伯者之倡邵子之特見也餼羊存禮外篇之九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年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意與此同但外篇為平王時言此為文公時言微異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

去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也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於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於齊也既得其禄又專其政既殺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郤氏伯温曰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舍之則亂古今一也周

之衰三綱五常絶矣簒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於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況於執國命乎始於僭踰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易曰履霜堅

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辨之早也

黄氏畿曰告朔餼羊以名實言君臣父子以名分言禮之興廢係乎名實一事之微聖人猶致其意禮之有無係乎名分三綱之大豈徒言哉夫惟一事之不謹履霜之不戒也其極也君臣易位而三綱淪斁堅冰凝矣春秋之世非徒秦晉為然則聖人之傷憫不既深乎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戰伐為事遂復為越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漢所滅恃强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禮義之師也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

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恥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邵氏伯溫曰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强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黄氏畿曰周無天王之實而楚有僭王之名春秋於中國會盟書楚為子者以禮正其僭也既論楚復及

吳者楚之僭王在春秋之始吳之僭王在春秋之終其所尚者皆以力不以德故吳滅於越越滅於楚楚滅於秦秦滅於漢此以見力之不足恃也然力非君子之所尚若德不足以服人則亦濟之以力宋襄公嘗主盟會為楚執辱卒無刷恥之道故五伯惟稱齊晉秦楚而宋不與焉矣

愚按此先言王之不能王併及楚之僭王吳越楚秦之皆以尚力而滅後言宋襄公伯之不成伯也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大畧具於此三節中矣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邵氏伯溫曰燕居朔方固為强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脩名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

也已

黄氏畿曰前言春秋之始終此論戰國之始終春秋之始終仲尼有望於晉而齊次之若宋則非所望也故邵子之論詳晉齊畧秦楚而宋則無取焉戰國之始終仲尼不及見矣邵子先致望於北陸之燕而後絶望於中原之秦時當伯降王者不興其傷憫之意正所以學仲尼也天人之際邵子之言備矣此又兼論地勢歟

愚按戰國七雄之時惟燕為周之同姓傷憫衰周望燕振起此先儒所未言及者亦邵子之特見也

中原之地九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併吞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

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指不亦遠乎
邵氏伯溫曰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
書上自典謨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
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
王道者雖一善必録聖人之心如此然終於秦誓則
世之盛衰道之汚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
宜乎國以强盛其後始皇併呑海内而乃尚刑好殺
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虎狼之國尚刑好殺乃其

所習又況本以商鞅之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黄氏畿曰仲尼序書以秦誓終之固知繼周者之必秦矣善守者不必善攻善攻者不必善守其勢異而其事殊故也始皇不仁瀆武血刃善攻者也及六王既一則無所用其攻矣更革古今又不求所以善守之道故其地大方晉隋則有餘而其祚短方漢唐則不足一陰日積否不復休仲尼之見遠矣哉

愚按此兩節論斷語可作一部戰國策總論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邵氏伯温曰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黄氏震曰朱氏隱老曰自春秋戰國至於楚漢興廢世變極矣要其歸則善惡之分義利之判而已孟子言善者無敵於天下邵子以善惡無敵相對而言非與孟子之言相反也秦楚雖皆無敵於天下而不得

如周漢之興蓋天道福善而禍惡人情好善而惡惡善者好生即生之徒也安得不興惡者好殺即死之徒也安得不滅以人之情揆天之道知其無擇於周秦漢楚惟以善惡分好惡判興亡而已愚謂陽為德主生陰為刑主殺巳會以前皇降而帝莫不尚德午會以後王降而伯莫不尚刑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夫善得於心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仁義行而王者興矣天地大運否易而泰其幾在此邵子此篇所以拳拳於人事歟

愚按歸於義利善惡之分總結通篇之意不曰仁而曰義者前節云有求而然者利乎仁者也積德非有所求則仁即其義矣較常解更進一層

皇極經世書解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皇極經世書解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　鉽

皇極經世書解卷七

邳州知州王植撰

觀物内篇之七七節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

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

邵氏伯温曰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黄氏畿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其事若有德刑之異而其心在生民則同盖陽非陰不能成歳功德非刑不能除民害隨時制事豈可執中而無權哉堯舜當乾其時則長其事則因其心俟後聖而不惑湯武當姤其時則消其事則革其心考前聖而不謬不然則新莽魏丕法堯禪舜肆為姦惡何所不至故不可不辨也朱氏隱老曰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無所事於干

戈矣順乎天而應乎人則雖有事於干戈而上衣下裳無倒置之理也不然則上違天命下咈人情何以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哉禪也伐也又有功德之分有放殺之分焉亦一分而二二分而四之意

愚按此與下二篇亦歷觀古今而尚論其事皆經世三篇之意先儒所謂如易之有繫詞者也其以堯舜湯武並論又以堯與紂並論以舜與傳說並論以伊尹周公並論以三王尚行五伯尚言並論乃歸到義

利之分與前篇末節同意末由尚言尚行而言盡之於心言愈進而意愈切矣此節以德以功承四篇道德功力而言也消長因革承五篇時有消長經有因革而言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繫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彖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

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邵氏伯温曰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君子小人相

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內疎而遠之則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

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係天下治亂可不慎哉

黄氏畿曰上好德而民用正其猶乾之多陽乎上好佞則民用邪其猶坤之多陰乎聖君在上不能無小

人猶乾之多陽不能無陰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猶坤之多陰不能無陽自古聖君無如堯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此人事也若以天道觀之乾卦三十六陽何其多耶時非無陰也十二陰難乎其託於三十六陽矣故陰之少乃所以成其為陽之多也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豈非十二陰不能變其為乾者耶自古庸君無如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此人事也若以天道觀之坤卦三十六陰何其多耶時非無陽也十二陽

難乎其託於三十六陰矣故陽之少乃所以成其為陰之多也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豈非十二陽不能變其為坤者耶雖係乎人也未嘗不係乎天也

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傅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傅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

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邵氏伯温曰唐堯之舉舜高宗之用說盖有素矣猶歷試諸艱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黄氏畿曰百執事莫之舉非無知人之明也特以舉之之利不無舉之之害利害叢於中將欲與之而意不能以無奪矛戟森於外將欲進之而意不能以無

退然而利害之私終不足以掩公論有聖賢之實者必有聖賢之名名之盛者實必茂焉孰得而蔽之

愚按堯舉舜見書堯典高宗用傅説見書説命舜耕歴山陶河濵見史記舜本紀而舜與説並言又本孟子舜發畎畒中説舉版築閒語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

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邵氏伯温曰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簒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

可以濟乎坎也

黄氏畿曰處變行權而不失常經者君則湯武臣則伊尹周公故並舉言之名者實之賓誇者名之反皆夲貴有名者而論也人之所欲成者名所欲避者誇太甲宅憂桐宫伊尹豈能使天下不以不忠謗之哉其所以不避者則以自信之至也使居責成之地避放君之名一委於匪人則嗣君終於不明矣自信不至而不行則常在險中身且不保何所爲而成正君

之功故曰坎有孚維心亨

愚按此引坎卦彖坎險也陷也陽陷陰中外虛內實

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其占為行必有功伊尹放太

甲事見書太甲三篇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羣

疑乃亡能自强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

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

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

始終之大孝者予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邵氏伯温曰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茍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黄氏畿曰成王委政叔父傳序在世及者似不專在於孺子也周公豈能使天下不以不孝謗之哉其所以不避者則以自强之至也使居任重之地避滅親之名一委於匪人則孺子終於不造矣自强不至則朋無由合志無由得何所主而致天下之豫故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愚按此引豫九四爻辭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曰由豫卦之所

由以為豫者也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簪聚也周公輔成王事見周書不能使人無謗與上節患名過實意互相見名即放君之名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

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逺之如是耶

邵氏伯温曰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三

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虚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黄氏畿曰首言堯舜不言義軒者義軒因而因所尚者無為行義不足以言之終言王伯不及堯舜者堯舜因而革所尚者德讓足以該乎行義湯武革而因則始以行義為尚矣桓文革而革則行不足而言有餘是尚言之謂也義不足而利有餘是尚利之謂也尚行自入於義行一不義決所不為若齊桓召陵之

師自謂以此衆戰誰能禦之矜人以力為楚所笑晉文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譎而不正聖人惡焉則其尚口乃窮動入於利不足以服人矣義者治之基利者亂之始其相去奚啻天壤哉首言天下將治將亂云者將論王伯先言此以起下文也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

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邵氏伯温曰所謂盡之於心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謂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也無口過易

能愼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為之際思慮一萌苟離於道是為過矣旣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

黄氏畿曰旣無心過則言之於口為善言行之於身為善行又何難之有得若人而與之語心則處變行權不失常經者皆太極之全體大用也故無心過者惟堯舜可以當之　又按邵子所取卦象皆有意存

焉言垂衣裳而天下治者至再葢以堯舜受命徳合乾坤故也言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亦至再非以湯武改命有革之象歟革屬離者也及言伊尹則取象於坎皆次於乾坤焉徳降而功故也言周公則取象豫之坤坤臣道也迹雖攝命心則純乎臣道云爾言五伯則取履之乾攝命行天子事幾於改物非太陰變陽之象歟

愚按此承上尚言尚行而歸之於心雖若泛泛言之

實所以立經世之君極也

觀物内篇之八　　六節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

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武桓之間矣

邵氏伯温曰此言帝王之異伯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於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伯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黄氏畿曰武王解天下之倒懸其功大其過小猶不失為聖人桓公正天下之左袵其功大其過亦大髙狄一等得為賢者幸矣漢之興也固亦觧天下之倒懸也則其迹擬於周武徒以其心論之不純乎王而

雜乎霸無以大異於齊桓故曰立乎武桓之間則是武之下桓之上也三代而下得國之正者莫如漢故此篇首論之

愚按此亦發明經世三篇之意也首從舜武桓以及漢氏而以漢為主故下文專言漢代秦之事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

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況以刄多殺天下之人乎

邵氏伯温曰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一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況又加之以白刃殺之耶於是時也天

下之生靈墜於塗炭可知之矣

黄氏畿曰此言經世之君自秦而漢循世之序也漢高之於齊桓其積累之遠雖不及而成就之速則過之適會其時耳

愚按此言秦之所以失也而曰古今之時則異正㸃醒一語見其為觀古今之意也不可以閒文目之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

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邵氏伯温曰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

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人君始於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

黄氏畿曰有土之君不必自謂得天天之聰明明威皆自我民者耳故好生而利民天亦好之天之所福即人情之所就者也好殺而害民天亦惡之天道之所禍即人情之所去者也天人一而已矣何擇乎匹夫萬乘哉擇乎有道無道則直以利害相懸之故耳由此觀之非高帝能用其臣亦非子房善藏其用也

除秦苛政約法三章入關之初天人已交與之矣

愚按此作兩層申明見秦失漢得間不容髪仁虐之

異決乎得失之幾然上一層已結秦漢之案矣天之

道以下又反覆言之者非但明天道之在民情正以

見懸古可以鑑今故但泛泛言之不復言及秦漢蓋

古今興廢一時皆在眼中乃觀物之本指也

日既没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

乎其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

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邵氏伯温曰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黄氏畿曰此言經世之臣自漢而唐亦循世之序也日為太陽象君月為太陰象后星為少陽象臣下日之沒猶漢祖唐宗之既喪也月之望猶呂雉武曌之方張也星之希猶臣下之難乎其為忠也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

難茍能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況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於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邵氏伯温曰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

計乎死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茍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惟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

見於未萌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是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可不擇哉

黄氏畿曰忠者不難於死而難於擇智者不難於擇而難於死使其能擇於死生之際常得其正者而居

之則是忠智兩盡生必有以收功死必有以塞責其視徒生徒死者相去萬萬也

愚按此論死事成事之難易與死生之正不正視乎其忠與智之所擇意在承上節呂武之亂為其臣者甚難起下文二臣之忠且智而古今處難為之時定死生之案者俱當以此為權衡矣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絳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

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與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黄氏絳侯元大德本作留侯誤

邵氏伯温曰絳侯梁公扵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扵遠者大者而已

黄氏畿曰吕武之際難乎其為臣矣而絳侯周勃梁公狄仁傑天下之事由我而成且不失其正而生焉

此其為忠與智視處身於虛生虛死之地者豈可同年而語哉前二篇及此篇皆經世大事當其位而能善處則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愚按此以能成其事而不失其正為忠且智獨歸之絳侯梁公與前篇以伊尹周公並論同意蓋舉其於難處之會能成大事者言之而他可知也蕭艾草也詩王風彼采蕭兮彼采艾兮　黃氏以經世之君臣言於本篇大指獨為得之

觀物内篇之九　　七節

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温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邵氏伯温曰變極亂為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於三

變也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世變至於三則幾百年也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凄冽其變如此

黄氏畿曰此又總前三篇大意而示人以經世之道言三變者自極亂至於極治其間有小康焉一變而三十年三變而曰百年舉大數言也以五伯而望三王雖三王亦可謂之極治而其間不無小康之時矣以五伯而望五帝則五帝固可謂之極治而其間亦

不無小康之時焉善人積功累行以至於生蓋無生之後不得不以其漸耳此所以三變而自伯至於皇也溫其如春則必無殺矣冽其如冬則必無生矣燠其如夏則生而殺也凄其如秋則殺而生也天之於時也必自春三變而至於冬以見其殺物之不驟也自冬一變則即至於春矣以見其生物之至銳也畱斡之神如此豈善人所能知必有聖人之造化而後可以合昊天之造化故曰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愚按此承上二篇之意而歸之于道道歸之倫而末歸之人先以為邦百年引起至道意不重善人之勝殘去殺重在百年三變三變意亦自孔子一變至魯一變至道來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

正由人乎由天乎

邵氏伯温曰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徳由此而成也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然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

黄氏畿曰張氏行成曰夫道一而已矣天以一主四

時陽以統陰則無不正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地以二主四維陰不從陽則不仁而不正此道所以有邪正也為邪人行邪道誰之過歟曰人也非天也致中和則内陽而外陰内君子而外小人世道日升而禮樂日以隆不中不和則内陰而外陽内小人而外君子世道日降而禮樂日以汚由此言之果人也非天也

愚按天時聖經見第三篇時在天經在聖而行之則

皆在人行有邪正而道之邪正分焉此道如孔子曰道二之道猶言有此兩路一正一邪曰由人乎由天乎謂由人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邵氏伯温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

乎道者也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
名之曰道則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
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愚按此申明道之義分兩層以形上之道言則天地
人物莫不在道中所謂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物者此
也及理著於事則自形上而形下自性所率而為人
所由所謂道若大路然見之於事亦不可不謂之道

也人無古今行之而皆知其所歸故曰由人而不由天也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

事妻行夫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邵氏伯温曰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
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
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盖
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
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
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
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

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黃氏畿曰陰陽消長見於君子小人之進退茍以道之消長為進退而不論其邪正則非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道矣故曰賊夫人之論也天道消長無形人事邪正有迹是故觀於人事而天道明矣君為臣綱臣決不可以干君之位父為子綱子決不可以逆父

之命夫為妻綱妻決不可以當夫之陽君子必治小人小人決不可以乘君子之器中國必統夷狄夷狄決不可犯中國之疆

愚按此申明正道邪道之分因設或人之問君子小人各有其道此即不由人而由天之意也不曰者猶言豈不曰若論語不曰堅乎不曰白乎之云上下尊卑中外各安其分則為正道即君子道長之時不得以為非也反是則為邪道即君子道消之時不得以

為是也正道邪道之分如此信乎邪正由人而不由天也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於漢唐者乎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

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邵氏伯温曰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

之大倫其可廢乎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凌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黄氏畿曰由治而興所謂慕三代之治世者也由亂而亡所謂慕三代之亂世者也

愚按此以人倫爲道之實蓋君道父道夫道君子中國之道正所謂人倫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耶君子少而小人多耶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邵氏伯溫曰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耦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黄氏畿曰二道對行則彼此均矣而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是何也以陽奇而一陰耦而二故也知此則陽不可不扶陰不可不抑固聖人之意也

愚按此言三代以下治少亂多之故盖道雖一陰一陽之謂聖人體道則必扶陽而抑隂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邵氏伯温曰天地萬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黄氏畿曰天地至大也物至小也無小無大皆由於

是道之中莫得而外焉人視天地固小視物則大矣
況又為物之至靈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愚按此見天道究歸於有正而無邪蓋人為天地所
生之最靈無不由是道而生者則不得諉之於天而
當思人能勝天三變至皇非人之責而誰責歟故反
覆推原仍歸之人而意言不盡欲人深思而自得之
也黄氏以此篇為總前三篇大意而示人以經世之
道固是然不但總前三篇而已道為天地萬物之本

即第一篇二篇之意也天時聖經即第三篇五篇之意也皇帝王伯分春夏秋冬即第四篇之意也末以人亦物也一語點醒總見其為觀物之指也

觀物内篇之十　八節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

黄氏畿曰日為乾月為兌星為離辰為震天之四象也日隨天而轉則周而復始為一歳是故元者始也月隨日而行則交必合朔為一月是故會者交也星

隨月而見則行以夜測為一日是故運者行也辰則日月星之所集有十二次焉循環地位次以代遷為一時是故世者代也凡月與星辰皆視日為主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歲數起於冬至此所謂歷元也自是月與日會而為朔星窮於次而歲成故曰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愚按此元會運世三篇之提綱也經即經緯之意義

詳卷一篇首黄氏謂天為經則地為緯添出地者非也元會運世之名起自邵子而以日月星辰配之近求之即年月日時之謂也下乃舉其數而言之

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

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邵氏伯溫曰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黄氏畿曰自一卦含四卦推之以日經日為乾内卦

乾也外卦亦乾也以日經月變九三則乾兑為履以日經星變九二則乾離為同人以日經辰變二三則乾震為无妄是元之元會運世乾皆含之矣以月經日為夬内卦乾也外卦兑也以月經月變九三則重兑為兑以月經星變九二則兑離為革以月經辰變二三則兑震為隨是會之元會運世夬皆含之矣以星經日為大有内卦乾也外卦離也以星經月變九三則離兑為睽以星經星變九二則重離為離以星

經辰變二三則離震為噬嗑是運之元會運世大有皆含之矣以辰經日為大壯内卦乾也外卦震也以辰經月變九三則震兑為歸妹以辰經星變九二則震離為豐以辰經辰變二三則重震為震是世之元會運世大壯皆含之矣惟乾初九變巽則歸於坤坤初六變震則歸於乾故曰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日月星辰迭相為經而不言水火土石以見扶陽抑陰之

意也堯命羲和歷象亦惟此而已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求天地之數豈得無差哉二家至疎經世至密然推步七政逆考順求上下數千萬年履端歸餘總會於甲子則大畧相似觀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則可見矣凡日法多則萬分而已惟經世以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為日法一萬八百為時三百六十為分十二為秒此其所以為至密歟

愚按此與下節乃天地始終之數圖說也以圖彙數以說疏圖非說則圖不明非圖則說難會按圖考說乃悉其義黄氏乃録其說而遺其圖何也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

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黄氏運之元上元大德本有一演字宜删

邵氏伯温曰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

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盖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共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

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黄氏畿曰元之元一數起於一一不可易十二一乘

十二之一也三百六十再乘三十之十二也四千三百二十三乘十二之三百六十也會之元十二十二本元之會一百四十四一乘十二之十二也四千三百二十再乘三十之一百四十四也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三乘十二之四千三百二十也運之元三百六十三百六十本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一乘十二之三百六十也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再乘三十之四千三百二十也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三乘十二之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也世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四千三百二十本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一乘十二之四千三百二十也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再乘三十之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也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三乘十二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也

凡一二三四奇數曰生數六七八九策數曰成數以元會運世年月日時分秒屬之生數極於五遇五則變而為一成數極於十遇十則變而為一如元會運

世至年五變為一月日時分至秒十變為一而元之所麗者一也數所由起也惟知一之所以為一然後天地之終始渾然不測者粲然有序矣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

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

邵氏伯溫曰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黄氏畿曰廖氏應淮曰地之東西南北一定而不易天之春夏秋冬萬變而不窮豈獨一歲為然以一月各七日半分之合朔為春上弦為夏既望為秋下弦

為冬一日之旦晝夕夜一時之上下四刻以至瞬息一秒之微莫不皆然

愚按元會運世三篇與天地始終之數非但繪圖示人使知天地世數甲子陰陽升降之理而已亦非但使知古今天下興衰治亂之迹以人事驗天時而已蓋欲人知易消為長之機轉亂為治之理以合於天地生生不窮之道故五篇以下言消長因革之義此與下二節乃確言消長之所以然與因革之所宜然

也此節以元會運世與春夏秋冬錯互見義即下文所謂時有消長也雖分四時而春意無不在焉猶仁為四德之元所以為長之主而制消之幾者此也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

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

邵氏伯溫曰皇帝王伯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黄氏畿曰前篇皇帝王伯為聖人之時春夏秋冬為昊天之時天人本一也故皆以時言之此雖分時與事其實一耳盖元會運世一十六位春夏秋冬之中

各行春夏秋冬而人物盛衰繫之是亦聖人之時也皇帝王伯一十六位道德功力之中各行道德功力而氣機升降繫之是亦昊天之時也夫分天度以定日數者乾為日故也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而為春為夏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而為秋為冬蓋天起於復而東日起於剥而北及日在西北維則天氣立春而為泰日在奎則臨當春分卯中是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非元之元行

至於會三皇由道及德之時乎比在西南維立夏為乾至東井則姤當夏至午中矣是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會之元行至於運五帝由德及功者也天至於姤而西日至於夬而南及日在東南維則天氣立秋而為否日在南則升當秋分酉中是謂日中星虛以殷仲秋非運之元行至於世三王由功及力之時乎比在東北維立冬為坤至牽牛則復當冬至子中矣是謂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世之元行至於元五伯由

力而反諸道者也

愚按此以皇帝王伯與道德功力錯互見義即下文所謂事有因革也雖分四等而道未嘗不存焉猶人倫為萬世之維所以為因之常而權革之事者此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邵氏伯温曰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詐而已矣

黄氏畿曰時有消長而事感之事有因革而時應之維天之命存乎一心必有權以裁其太過引其不及則消長因革變其所當變何往而非正道哉

愚按消長因革歸之於權權中有四篇變字意在權

變則與時偕行隨事合宜不膠於常不執於一洞達乎元會運世之理以善其道德功力之用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代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

出之星也

邵氏伯温曰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伯而有餘三國伯之盛强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雜乎伯者也隋季諸郡唐季諸鎮及

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黄氏讖曰自夬之乾為唐虞㛄之乾為三代漢晉而後無有當乾者矣以十六位觀之冬之冬其位在震伯之伯其位亦在震夫自乾之乾以至於震之震世數既窮運數亦窮而猶有餘沴則七國是也秋之秋其位在離王之王其位亦在離漢為王之伯晉為伯之王其豐歟抑噬嗑歟三國蜀漢以正魏吴以譎雄

言乎其傑也然不能出乎伯者之類也五胡雲擾凡十六國前趙前秦最為强大後趙後秦以及前後南北四燕四凉蜀夏西秦西凉以次微小叢言乎其多也然不能拔乎伯者之萃也南五代其宋齊梁陳後梁皆借乘則旦暮而歸之者也北五代其前魏西魏東魏北齊後周皆傳舍則信宿而去之者也皆伯焉無以大相過也隋為晉子則不足於伯之王矣唐為漢弟則不足於王之伯矣天地各乘氣而載水隋纂

因其女則江漢通於天河坤氣也梁鄭夏魏之屬當季世據諸郡者非其餘波乎唐既不足於日月之明矣則吳越南唐之屬起於諸鎮者亦其末光而已後五代謂梁唐晉漢周也曰日未出之星者盖日未出之前日之光托於星也日既出之後星之光遜於日矣邵子此語雖不及宋然其意則實以宋為日也豈不以宋其所天者乎宋之立國大綱之正優於漢萬目之張劣於唐是亦王伯之間爾矣

愚按因皇帝王伯而歷舉經世三千餘年事論斷之皆不足於王而居伯之上下者也焉望上而帝又上而皇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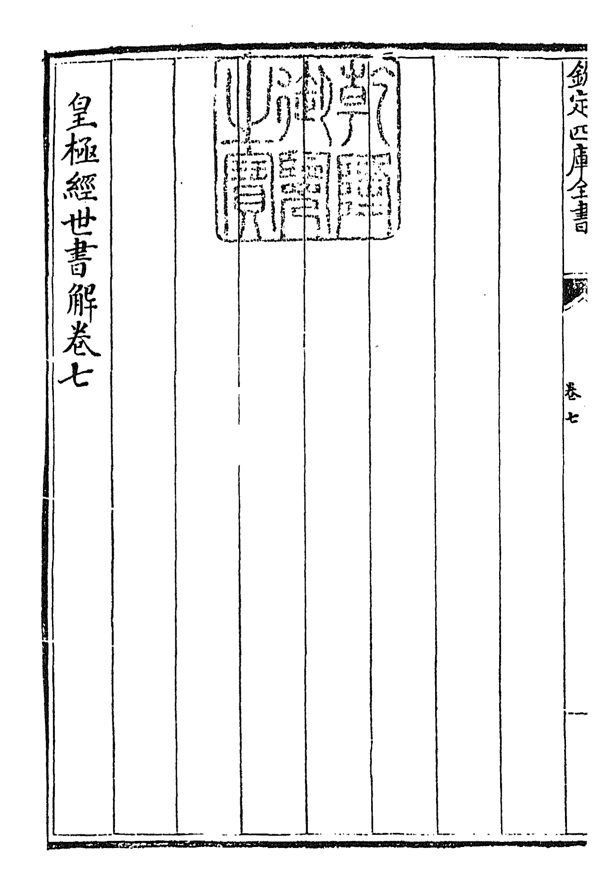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强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敎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

五伯之後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邵氏伯温曰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葢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

世之人繼世而興雖五伯之後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變而帝道可舉則以因革握消長之權乃經世三篇之究竟而上下古今觀物之特識也



皇極經世書解卷七